何欣

無處可飛的人們(下)

評王默人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鳥」

「防波堤的約會」和「望着海上的人」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兩篇故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今天的青年人所有的苦惱與希望。主角器予是位中學生，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對於他的生活感到厭倦，因爲生活對他而言太單調太缺乏刺激了，他要「讓自己從狹小的斗室裏走出來，從整天到晚面對着那些課本，讀得頭暈腦脹的昏昏的困倦中走出來；從父親母親他們那種望子成龍的急迫的心情中走出來，走向自己。」器予不是個能適應那種（今天多少中學甚至大學生所過的）生活的人，他不能依照父母爲他安排的路順利地走下去，那就是「拼死命地也要考上大學，戴上方帽子之後，又要拼死命地擠到外國去留學」。他的失敗使他在家裏過着痛苦而沮喪的生活，因爲今天的做父母的都願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够到外國去留學，如果不能達成這一目標，便是沾辱了家門。他父親對他的懲罰使他精神痛苦不堪。

父母爲甚麼非把兒女往外國送呢？器予想到這個問題，但他沒有找到答案，他只看到隣居陳老伯陳伯母的生活實在值得人同情（今天這兒够有多少這樣的人啊）！作者很經濟地舉了一個感人至深的行動來說

明。陳老伯「難耐得祇有整天將兒女的來信放在口袋裏，祇要一想起就拿出來看，一封接一封地念着，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吃飯的時候也要停下來念，甚至睡了覺也要爬起來再念；念給他自己聽，也要念給他的老伴兒聽……他屋裏茶几上、桌子上、床頭邊、衣櫥裏，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兒女的來信……」這「一封接一封，一遍又一遍」構成了陳老伯和陳伯母的精神之所寄託。器予不禁要問：「爲了甚麼？」

於是海又給他很大的誘惑：「……在海上求生存的人是那麼接近自然，是那麼接近眞實，又是那麼充滿着生命力，是那麼讓自己完全屬於自己。」他決定到海上求生存，去尋找眞實，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漁夫阿松叔答應他，但他也跟父親正面衝突起來。這衝突是必然的，父親希望於兒子的是戴方帽子，不是生活。他父親不再承認他這個兒子，他的女友靜雯不再承認他這個愛人。他得到了勝利，但他付出的代價是相當高的，但他終於能「朝着海豐號那艘漁船跨着大步走去」。

這種犧牲是必要的，要想「走向自己」，必須棄絕一切束縛，使自己還元成一個最單純與原始的人，例如福克納的「熊」裏的孩子，要放棄一切所有物才能看見象徵着高貴的曠野精神的熊；貝婁在「雨王亨得森」中，使富商亨得森到野蠻的非洲，把隨身帶的一切文明產物棄絕，甚至呼出肚中的氣，才能同獅子相處。這雖屬寓言，但確有眞實性，如器予不放棄他所放棄的那些，又怎能去海上呢？背着那些束縛時又怎能發現自己的眞實呢？

「喝酒的晚上」裏那三個小公務員的生活更是單調得可怕，「成年累月地面對着那些乏味的公文，面對着那些每天只顯得匆匆忙忙地在趕着打卡的日子，人就變成了機械。」人既變成了乏味的工作的機器，自然就不再有個人的期望，也無法在工作中表現自己的創造力，也就泯滅了個性，失去了自己，個人成爲一個無關緊要的小螺絲釘，無處可發揮一己的進取的精神。這也正是許多西方作家所關懷的問題。每個人都呆癡地動來動去，只是蠕動而已。其結果自然是孤獨、迷茫、徘徊。這篇故事裏的主角祖旺的公共生活是如此，而家庭生活裏也無人能理解他的乏味，父母不了解他這種孤獨感，母親只盼望着他結婚。如此而已。年輕時的所謂雄心勃勃，拋進這個大社會中之後

，便像埋在灰中的火柱，慢慢熄滅了。還有甚麼比這更可怕呢？這篇故事向我們解釋了何以今天許多人有那種灰色的人生觀，不復有春天裏那種欣欣向榮的活力。

「玻璃上的蒼蠅」裏寫一個在醫院裏開過刀休養的小孩子的一些零星感觸，通篇是以這個孩子的觀點和口吻寫的，雖然有極少部分是作者解釋性的敘述。這篇發表於一九六九年七月的短篇故事的寫作技巧，我覺得是使用了意識流的方法。

被西方幾位大師所發展的這種寫作技巧被介紹到我們的作品中之後，差不多是被簡化成故事主角的不接續的獨語。當時有些讀西方文學的作家也只停留在這一個層面上。這一技巧曾爲許多作家所模仿，但泰半都缺乏深度，因爲這些作品實際上並沒有觸及先語言層的心靈活動。從這一角度而言，「玻璃上的蒼蠅」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

「春燕」是一個中篇故事，在基本精神跟這個集子裏其他的故事都不同。「春燕」裏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期間，不屬於今天。抗戰的時期，迷茫、孤獨、疏離，這一類的名詞根本不存在，每個人都爲了一個共同的大目標而獻身，一切爲了最後的勝利；每個人都直接間接參加了抗戰的行列，共同對付一個殘暴的敵人。這種生活是緊張的，是有意義的，哪還有對生活感到空虛這回事兒呢！每個人恨敵人，愛自己的同胞，患難使大家緊緊團結在一起。這種精神具體而感人地表現在「春燕」裏面。小學教師春燕就在隨時可能有日本鬼子來蹂躪的威脅下，認眞地盡她的責任，學校的工友張老爹說她「作事一點也不含糊咧，除非是日本鬼子來了，大家都得躲避，要不然，她可從來沒有提早下過課。我就沒有見過像妳姐姐這麼熱心的，她眞恨不得一天就把那些小蘿蔔頭兒都教成孔夫子。」她忠於她的愛人鄭聯生，鄭聯生因爲目睹沈師母被日本鬼子蹂躪，憤而同沈老師參加了抗日工作。雖然聯生離開了好幾年，且一點兒音訊也沒有。後來有消息說沈老師犧牲了，而聯生的生死不明，在另一位同學又同事的向暉不斷向她示愛意的情況下，春燕意志堅決，絕無絲毫動搖。春燕的母親，也是位典型的良母，爲了兩個女孩子而處處犧牲自己，她勸春燕不必苦等，因爲在這亂世，一個二十歲出頭兒的大姑娘實在應出嫁，免得有麻煩。她的妹妹春桃又是絕不在姐姐出

嫁前結婚。這些因素都在逼着春燕不能死等聯生，但她抗拒着這種精神上的壓力，而苦苦等待。這種忠貞被她應用在孝順母親，關懷妹妹，關懷沈老師的兒子，忠於責任等等方面，成爲一個標準的中華兒女。

向暉對春燕的愛也表示在對她的安慰和關懷，當他知道春燕對於聯生的忠情不渝時，悄悄決定去大後方參加抗敵的工作。在同春燕道別時，說衷心希望她和聯生的幸福。他把對個人的愛化做對整個國家之愛，這樣的人物在抗戰時候是屢見不鮮的，這樣的人物當然不會有失落、沮喪之感。

這篇故事中每個人物都寫得十分可愛，春燕的妹妹春桃堅持「姐姐沒有出嫁，我也不打算嫁人」，雖然這個理由相當地牽强，而不能令人信服地表示出春桃對姐姐的關懷。最後爲了安慰病中的母親，春桃還是屈從了母親與姐姐的意思先結婚，了却母親一樁心事。我們會感到春桃固執於自己的信念的行動非常可愛，因爲她出於眞誠。張老爹，一個十分樸實的工友，對人的態度够多麼親切，處處替別人著想。

故事是個快樂的結局，抗戰勝利，戰爭結束，每個中國人都快樂而興奮。聯生的返回故鄉，把生命帶給苦苦等待的春燕，也使春燕的母親在臨終之前能够知道戰爭結束的消息和春燕最後能得到幸福，她得到了安慰。

「吹個口哨罷」裏寫的不是一個單獨的故事，主角是搬運公司的一個司機阿樹。先是阿樹的雇主是個「牙齒都掉光了，說話關不住風，含含糊糊的，別人聽不太清楚的」老太婆，在搬運她那家具的途中，對於司機的嘮嘮叨叨幾乎超過了阿樹的忍耐所能承受的程度，但阿樹還是耐着性子聽她指揮，幫她布置，聽她叙述她的兒子女兒遠在美國，談到這些時心花怒放，「笑得兩隻眼睛瞇成一條細縫兒，嘴巴也顯得更癟下去了」。當阿樹問她何以不去外國和兒女同住時，她的笑容收斂起來，她的回答「我去過一趟，他們都整天忙到晚，我住不慣，就回來了」。和「我不圖別的什麼，祇想回來享享清福」就暗示出這位老太婆孤獨地住在家裏的凄涼了。作者沒有事倍功半地描寫她的孤獨，只寫了她講這句話時的語調遲緩和有點兒顫抖，但已道出她的孤苦和「苦涼涼的」，阿樹變得對她非常同情。

接着，作者又寫了阿樹的母親和他同母親的生活

，他想到自己的母親對他的教誨和他的掙扎努力以及他在事業上的成功。這自然是因爲那老太婆而念及母親的，母親辛苦地過着窮困的生活，但這老太婆過得舒舒服服的，也不見得能享清福。

第三部分寫阿樹同一個咖啡女郎的厮混以及他的房東太太勸他討一個太太，過一種安定的生活。這部份寫得相當長，相當詳盡，讀來覺得這是另一個故事，同第一部分所寫的老太婆搬家的事並無連繫，因爲這部分只是叙述了阿樹的孤身生活的一面，並非前兩部分發展的結果。從描寫阿樹的角度看，這兩部分所選擇的事件都說明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對那老太婆、對他的房東太太，對那個咖啡女郎，他都表現出他的誠樸的本質。咖啡女郎阿花，也和「望着海上的人」裏的妓女一樣，職業並沒有使他們泯滅人性，阿花曾向阿樹說：「你應該知道，到這種場合來，就該學得聰明些，不能存心認眞。這裏每天人來人往，大家都是圖個眼前快樂……」她不願把阿樹這個老實人「拖垮」。

「婚慶」裏的子超仍屬於那「感到無可奈何，只求享樂一番」的人中間的一個。他讀書的時候，因爲中文好，英文也好，倍爲同學羨慕，深爲隣居贊揚。跨出校門，考進一家公司。在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裏，一晃就是十年。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只沿着一條軌道走——寫信、打字。他屬於中產階級，收入優於海員和司機，所以他能在舞廳裏去消磨，而尋求一時的刺激則是一樣的。留在家裏的妻子君佩獨守空帷，她的生活更是孤獨，更是一無所有，更是單調的熬苦。「那無數個漫長的黑夜，她總是獨自一個人坐在燈下等他回來，每天都要等到三更半夜。她手上編織着毛衣，嘴上不時打着呵欠，兩塊眼皮越來越重，她也還是勉强自己編織着。有時編好一大截，明明找不出一點什麼毛病，也還無緣無故地順手一下解散開來。解開來再編，就是這麼沒有事找事做，藉着這個打發時間。」君佩眞是世人眼裏的賢妻良母，忍受着被丈夫的忽視，忍受着丈夫同舞女們的厮混——「她明明知道沒法完全得到他，心裏總歸生氣。……夫妻到底總是夫妻，她也仍然覺得滿足……」，她「總是裝得一點也不在意，還是顯得那麼快快樂樂的樣子」。這樣的賢妻良母也可能是舊時代的產物，在今天恐怕難再見到了。今日的婦女畢竟不再是安分守已的，她們是早已被娜拉喚醒了的。

□

在好幾篇故事裏，作者刻畫了幾位老一代的母親，而且多半都是寡婦，因爲無人可以依賴，在教育兒女方面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她們多半都有我們的傳統美德，她們有堅毅不拔的奮鬪精神。她們不怨天尤人，默默地接受生活的挑戰。爲了兒女的未來，她們做最大的犧牲，完全沒有了自己。她們的堅強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難。她們同那些對生活感到茫然迷失的年輕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覺得寫得特別突出的是「彎曲的叉路」裏的蓉蓉的母親，她力阻蓉蓉爲了減輕她的負擔而嫁給一個她一些也不愛的人。「春燕」裏的母親爲了兩個女兒的未來受盡煎熬，但從無怨語。母愛是偉大的。誠然，從這些母親身上，我們了解了自我犧牲的意義。

在今天臺灣社會裏，我們常常聽到或看到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感到的孤獨寂寞，他們的孤獨是因爲把兒女都送到美國或其他不屬祖國的地方，兒女在外國定居了，成家了，便不再飛回來，甚至連爲他們求學與赴國外深造而做了極大犧牲的父母也冷淡了。留在臺灣的父母，只有極少數「有辦法」的人移民到外國，再爲子女去看顧他們的子女，大部分都在孤獨的思念裏生活，「防波堤上的約會」裏陳老伯和陳伯母之沒有在空虛生活中精神崩潰，只是靠着「到處都可以看到兒女的來信，翻來翻去可眞讀不完」。爲甚麼這些父母非千方百計把兒女送到外國去「深造」而在外國做些並不足以光耀門第的小差事呢？因爲默人沒有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所以沒有分析其原因。我想不單純是「虛榮心」吧？不論爲了甚麼，他們總是缺乏民族自尊心，且不太熱愛他們自己的土地，寧願兒女去外國而自己在國內忍受孤獨，那些子女又久而久之地便「外國化」了。爲父母的對兒女之成爲「全盤西化」更是格外感到光榮吧？索忍尼辛被一個爲他所不喜的政權放逐，但他們夫婦一再地提到他們終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祖國與自己的同胞之間。這種「愛」該是一切生活的原動力吧？

□

最後我想提到默人作品中最大的缺點就是每篇短篇小說，除「春燕」之外，都缺乏兩個互相衝突的因素在其衝突的發展中所造成的緊張與力量。例如在「婚慶」中，因爲君佩和劉芳未能成爲撕扯子超的兩個相反的力量，所以子超並未表現出他在這兩個相反力量的衝突中所感到的痛苦，因之也減弱了那篇作品的感人力。